

烟嶼樓文集卷十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家傳

先考義行府君家傳

府君諱桂林譜諱太茂今諱其舊字也更字安國號耕山晚年又號梅谷馳贈府君之仲子也始周太夫人生伯及府君而卒李太夫人生季季長而跛馳贈府君愛憐之將盡以所畜田與季而未言也府君知之以告伯伯猶豫未決府君乃曰與季以田而兄受居室計亦相當第毋庸念我也他日自治生得餘贏罄所有爲伯償

逋貸久之季粥其田贖以歸復增益之以爲祭田伯季之喪遺孤或周歲或始生才百日皆挈以來飲食教誨不異諸兒馳贈府君敦族誼貧不能遂志及府君家小康厚相往來振業貧乏會將營新宅乃勑祠堂於大墩中寢祀受姓祖及遷鄣以下三世左爲昭室右爲穆室旁翼兩夾室祀祖妣其前有堂堂曰思本又前爲大門門東西各爲二室曰義莊月之望日收義田所入以周給族之孤寡則於是會計之由門而堂而寢悉繚以垣設庖漏建倉厰具器用祭田二十畝義田倍之其後南海羅侍郎爲之記縣濱大江江有浮梁屢修屢敗至是

不可支府君往度之曰志載江闊五十五丈今三十三丈耳舊制十六舟必高大今且低而小夫江欲其闊欲其潮之緩也舟欲其高欲其舟載之本俱與之崇也故駕行舟易爲力今壓浮梁於急浪之中覆溺所以常有也乃易其中二舟復撤東岸壞石而新之此嘉慶二十五年事後三年分巡道李公將大修浮梁聞府君前事與決策而資用爲難府君則曰資用非難也匠計工直六千金可矣漲塗稅於民者已積金六百斤其舊材可四百金某以千金輸於公公捐廉爲倡得四千金易事耳獨浮梁在大江中其下則賈艘漁船之通津其上

則萬眾雜遝晝夜結徹颶風怪潮歲不時至而橋制隄
陋前賢規度久不傳此其難也李公顧其屬曰未事而
謀久遠必任事者也因舉以屬府君府君先平明則出
日入而歸或潮退以丙夜則丙夜往雖大風雨未嘗少
閒五閘片而成定以漲塗租入供歲修而書其高下廣
厚尺寸程式具於碑海有礁曰夏太婆船行至此不知
其爲礁也常破舟傷人府君令植大木而懸鈴其上遠
有見聞礁不爲害風崩礮在縣西南左江右河旱以納
淡潮澇以下暴流者也顧礮有五門而河上三橋皆陜
小納淡潮於河則水之入也緩下暴流於江則水之去

也急入也緩故其漑田也少去也急故其覆舟也易府君擇三橋最少者易地更造亦五其門焉橋成名曰磬港方定議時其地楊氏者故大族持不可曰橋易其所將不利吾宗祠府君衣冠往楊氏具道所以爲者楊氏數百家踵其門半於是楊之宗老出而謝府君曰今但如君意爲之其無有沮君者矣程知縣之興四小學也府君每與之畫四學東曰同仁南曰柳汀西曰黃岳北曰椿蔭爲所居近柳汀買田百畝歸之又建議謂小學之興當拔其尤入大學以觀其成及營地將作治議各乖異事不果旣乃喟然歎曰吾宗居大墩去城郭遠勢

不能使子弟來此小學我延師教之於今數年夫固非
久計也於是乎建小學於祠堂之左曰敦本義學建大
學於祠堂之右曰崇本書院命伯子時楷條具規約置
田百五十畝充兩學經費又買山數十畝歲給薪樵使
兩學與柳汀共之當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多樂於爲
善而府君尤見其大一鄉推以爲表率履正急公惟義
所在凡興廢舉墜有關郡國利病者知無不爲爲無不
力禍福避忌之說誹謗訾議之口壹不足以動其心至
於糜財任勞克告成事未始求片言隻語表暴行誼亦
未嘗藉以要結公卿然而由沒世至於今且三十年鄰

里鄉黨飽聞而厭道之戶稱長者皆不容口其光名彰彰然如其生也今謹第其大者書之其他舉一事費數百金或千餘金者難一一記卒於道光九年年六十二後二十七年當咸豐六年始克葬於縣之錫山黃輿趾元朱同知銘其墓府君少時以貧故廢書壯習騎射試於縣冠其軍嘉慶元年入甯波府學二十三年以營千總銜

敕授武略騎尉既卒縣書其行上之省省聞於朝道光十三年九月有

詔旌義行表曰樂善好施

敕所司給坊銀二十五年十月恭遇

孝和睿皇后萬壽覃恩以四男時樑官

誥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加一級府君篤於至性論交
處世必觀之於其本根遇事能斷與諸君子集議援古
證今持論侃侃或滿座囁嚅一言而定顧慮事常慎重
周密其訓兒曹必以小心謹慎與士夫語恆稱臨深履
薄與商賈販夫語則曰戒之哉作事如滴水於荷蓋而
手奉之稍懈傾矣性剛方而接物甚和待人忠實無他
腸故人子與同事諄諄善誘之不帥教督過之不少假
詞色平時解衣推食視遇甚厚戚屬疏遠以緩急告不

以在亡爲辭周之必爲圖久長故三黨多得其力壯時
過故人故人方歎詰之曰鄰有寡婦而賢爲責家所迫
行改嫁矣問責幾何曰三十金遽別去頃之袖金抵故
人俾完其節府君絕口不道其事旣歿故人者以詩哭
府君始發之且曰此時未嘗有畜積而素性急患難如
此歲以小雪至大寒具櫨櫨葬埋暴露棺骨卽故地營
輓石而封之始事於大墩積數年以漸而遠府君之卒
計所造冢千八百七十有奇又營義冢於潘家塘田三
畝爲塔其中以貯殤骨營族葬義冢於長河塘田六畝
亦爲塔其中以貯殤骨錫山之麓亦買地爲義冢義塔

嘗語人使諸兒得資衣食足矣所餘當盡以惠鄉黨治
家嚴肅常曰守身以慎治家以勤無他道也自奉甚儉
衣履質樸器用張陳無華靡者雅性不好聲色偶赴宴
歌伎自外來拂袖而出自以少廢書稍暇手經史宣究
義理不達則舉以質老儒或依違傳訓故則反覆掣窮
務得其義暮年趨義急公席不暇煖夜歸輒挑燈諷覽
更深始就枕雞初唱披衣起坐挑燈諷如故嘗曰朱子
答陳膚仲書治家人讀書法也課兒曹綦嚴歲旦一二
日卽教之讀歲除過其門者猶聞誦讀聲嘗觀葬經通
其意手葬大父父於大墩地師以爲吉戚友乃相率強

招致之以是遊縣中名山幾徧儀狀修偉目光炯然發
聲如洪鐘敦善行不怠而惡佛以行佛事爲不孝疾病
希有自言生平凡三死而皆無恙童時遭危疾氣奄然
忽見三老人來出袖中三大丸強納府君口三咽喉痛
極而呼地贈府君方隱几臥聞呼聲驚起視之汗雨下
病良已嘉慶二十三年北鄰火府君騎梁敲斗拱而所
坐梁斷忽一焦柱自北來支斷梁得徐而下一日借人
馬較射縱馬入馬道馬奔轡絕府君墜馬下而右足踏
馬鐙不得脫夾道觀者皆大聲狂走無人色奔馬忽危
立馳道中不少動晚歲常自恨曰吾悔不買此馬豢養

之吾友徐君作府君外傳紀三事及他異事甚眾茲不
悉具諸暨蔣先生傳府君稱府君將改建府學宮或沮
之事不就又曰夫得之不易則散之難義俠之行常起
於素封而公起家寒微用財如土邑中利害力能爲者
靡不爲之至於沒世家無厚畜可不爲難乎哉王先生
傳府君而論之曰以余觀公義俠不足以盡之公微時
友愛其同生其後由兄弟以推其子孫由兄弟以推其
從父舅弟與其子孫以漸推於其宗族又推而廣之於
一鄉一邑故其堂曰思本其家塾曰敦本崇本其祭田
曰固本非信知本而能之乎程明府輓公曰可祭於社

宜其然乎諸先生之稱府君者如此不肖幼孤痛念先
德弗能勝識母氏之訓諸姑伯叔之言先友與吾交遊
逮見府君者之所告語錯識於心歷十餘年乃敢擴擴
舊聞謹爲此傳舉小而遺大挂一而漏萬不明之罪其
安所逃嗚呼志乘定論非不肖所敢與知惟是墓道之
碑祠祀之記所謂琢石書德用圖不朽者則諸孤之責
也荒落之辭藉陳本末以庶幾大人君子憐而許之而
并示我子孫俾尙知先德第三子時棟曰至矣哉王先
生之論我府君也雖然由不肖幼所見壯所聞蓋竊窺
之而抑有不可測者嘉慶戊寅北鄰火吾廬無完理皆

曰釋典可免府君堅不許而天竟反風吏匆匆入門捕私鹽府君不動聲色往以理論其長而罷國家承平二百年民生老死不見兵革而府君當其世而遠慮及之嘗以持滿之說告友人若豫知有他日之變此其事皆甚微然不肖每臨時倉卒輒章皇不能決禍亂顯著而猶泰然以是竊私歎府君堅定之學與先事之識爲萬萬不可幾也夫由小可以見大若使府君當可以有爲之地雖繁劇紛紛其才其識殆從容臥理之有無媿古人者乃僅僅見之於鄉黨利濟閒則府君之不遇也嗚呼吾父吾聖不肖豈異此心然焉敢以盜美之詞謾我

所生而使九京有媿色哉而世乃欲以義俠盡之倖伐
柯庖丁割雞扁鵲療癰疥養叔神羿射五步之鵠旁觀
方喋囁盛稱之而不知石其才而升責之也而又欲以
好名之心爲重義之舉以相較量嗚呼愈近而愈遠矣
先賢有子謂孝弟爲爲仁之本卽以義俠論而府君異
矣不肖故曰至矣哉王先生之論也

先妣李太宜人冢傳

太夫人姓李氏鄞縣人先府君之元配也父諱國鳳母
應氏蓋自府君棄養兩兄早世無能道太夫人內行者
今猶得以諸姑傳聞謹載之乘太夫人之始嬪也君舅

後姑皆在堂他日舅姑相語曰我生三子有負郭田將必三分之獨念季失作業可食未可飽矣太夫人過寢門聞餘語退以狀白府君曰舅重哀跛叔府君曰固知之伯兄在未敢專耳歸田於季而以居宅讓伯兄其必無後言旣得請宗老來主其議歎曰非獨仲子異也乃其室人亦賢婦也及府君始遷月湖有闕府君之亡而登其堂者曰我有尺寸之地爲某所據我以鄰故讓之今某失其地而徐得之我豈能讓某復讓徐哉太夫人使人謝曰公言是也雖然由公言則失在某不在徐且吾公未歸姑少待焉曰我不能待是也償我直不則吾

毀若垣耳太夫人復使人謝曰敬諾亟脫簪珥易以
付之而去府君歸以其事告曰豈懼其毀我垣哉吾新
宅於此我無亦睦吾鄉鄰彼不義於其鄉夫人而知之
我與之論無益且重爲鄉黨笑生二男四女卒於嘉慶
十六年年四十有四二十三年

敕贈安人道光二十五年

誥贈宜人

先伯兄醒墨先生家傳

戊辰

先生姓徐氏諱時楷字聖木朱文定公視學浙江令諸
生無得以天王聖帝爲名字更字兆行自號醒墨先義

行府君之伯子也義行娶李太夫人生先生及仲兄繼娶陳太夫人生余以下四子先生之生義行年已三十而教之讀甚嚴館師他出卽自主塾中先生讀久或頭觸几案命之臥片時復呼起使卒讀故先生於諸經最熟雖難讀如儀禮世所廢讀如喪禮皆成誦無忘失出就外傳每遇禮典館師輒呼先生使誦之周抑齋先生嘗曰吾館中有徐生吾篋中可無書矣顧謙抑自下朋友問難必遜讓而後對案有書卽繙葉相示若遺忘者規行矩步諸友嚴事之不敢字先生羣稱徐夫子或飲食遊戲則羣相戒曰此不可令徐夫子知也先生知

之一笑而已義行棄養多未成事先生爲家督自鄉學族塾至給寡掩骼內稟命太夫人外與仲兄次第成之大令程朗岑師之興小學也義行實倡之將成而義行卒至是工竣當奏名於

朝先生持不可曰吾先公爲縣中公事數十年未嘗以一事邀獎敘今始自不肖不可況其事先志也其田先疇也人子貪爲己力尤不可旣而大令至柳汀義學招先生登其閣私語曰君意良美雖然如諸君何於是將以先生及仲兄二名上先生又不可曰吾兄弟六人柰何私二人亟請太夫人太夫人訓之曰我豈矯情異視

所生子念汝二人年長大食父之報宜也三以下年少方讀書意不願汝爲長兄當成其志勿強也既上有詔以義行旌表府君而先生與仲兄竝議敘鹽運司知事道光壬辰縣大饑或餓死道路大令諭富姓爲振恤先生率諸弟助多金而身與其勞畢振有餘金大令集助金者議什一還之皆曰善先生徐曰富民助公若干錢貧民戶知而心感之若還其一足感者十而助者九也且今茲未有秋來歲將仍其事夫至於薦饑食者不加少而助者倦矣今之還其一孰若明之取其八之爲易辦耶大令起謝曰吾幸聞長者之言向君第不言耳

誰謂君不曉事者先生閉戶寡交游以公事接縣中士大夫是時同事者大率尙華侈豪貴談笑揮霍多結交官府把手稱兄弟相誇豔先生繭袍布履徐步而往隅坐終日如未至焉者皆怪而侮之往往以徵逐之事強先生先生不過拂其意亦一二諾所可爲者久乃心憚而敬之或返自他郡縣贈土物答餽贐有竹扇一刻曰端士先生先生循而視之曰端士者誰耶此必贈他人而誤者舉而還其使俄復以小牘來曰端士者乃吾曹敬君而奉爲君號者也爲人和厚平易出於性成好飲酒雖多無失容所見無貴賤必有禮貌丐者至門必笑

而親與之羣丐歎曰與我者多矣無若徐大先生顏色
者振荒之役貧者來取籌米蜂湧爭先後皆嬉笑怒罵
噉爾奴視之獨先生懇懇款款如語其家人數日後爭
赴愬先生旁坐寥然以是益勞瘁癸巳甲午連歲振饑
助金親役如前年而先生遂以勞成疾矣余少先生十
五年幼爲師壯爲友余讀書於外先生分珍味餉余試
於郡縣聯坐商文字事或不得解余數言輒肯可甲午
之春太夫人大病兄弟日夜侍湯藥少閒先生卽出與
振事已而余病先生入視病戒勿投雜藥一夜忽大醉
狂走屋弄中名余而呼曰某死吾代之某死吾代之病

中聞呼聲爲之感泣嗚呼苟非骨肉至親而至愛豈易有斯言哉余病未愈而先生病不數日竟卒豈不痛哉自義行棄諸孤至先生之歿相去纔五六年此五六年中內外公私煩重紛曠先生以一書生驟肩其任深念遠慮旣不勝勞苦而又外侮突至以義行向所卵翼之輩至於操戈反噬乃復奮其詐謀陽敬憚先生故不敢犯先生而與我仲兄爲仇讎先生雖心知其詐姑如其意以調停之冀感之以至情而冥頑不靈有加無已於是意烏叱咤憤駭夫人情世態不可測度之至於此極也日夜痛飲散遣之悲怒交作氣血耗敗遂一變而爲

被酒罵坐之行宗族姻婭皆驚曰公素長者何忽慢我而不知其憂鬱之隱有未易爲庸眾人告語者而卒以之凋其天年嗚呼是尤可痛惜者矣卒年三十六所著詩歌有濱湖軒小稿一卷先生旣以建義學得鹽知事復以捐賑紀錄一次後復以子官

敕贈儒林郎娶周氏別有傳生二子長隆道議敘登仕郎助軍需晉敘布政司經歷更名燾次隆德甯波府學增廣生孫四正坊正墳正坪正埴先生世系卒葬詳余所爲墓志及陳君子相所爲墓表中

烟嶼樓文集卷十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十一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四明志作者傳一

宋元四明六志作者傳序目

余既刻宋元四明六志陳大令勸謂凡作志者皆有功吾鄉當竝錄史傳今按六志中主修以至編次不下三十人而宋史有傳者惟附刻寶慶志之陳埜劉黻主修開慶志之吳潛元史有傳者惟纂輯延祐志之袁桷而已餘或附見一二或并無姓名余復旁稽雜史搜采諸家以所聞見編葺成卷不能詳者略之他書誤者正之

其人或貽譏於當時亦難掩覆於今日據事直書不敢以曾官茲土生長是邦而遽爲之泯其跡也至正史有傳諸公旣錄厯官始末復據他書補其漏遺而傳中所載奏疏長篇累牘則但爲摘舉大凡深媿弁陋無當於論世知人之學惟博雅君子有以裨我云

乾道四明圖經作者一人

張津

黃鼎序云分委僚屬羅濬寶慶志序云僚屬參稽是圖經實張公主修而非其所作也書中當任事蹟竝曰張公又明係幕僚稱謂今以是時作者無可考故仍宋史

之舊題張津撰而以作者歸之又按羅序云三山黃君
鼎得所藏大觀圖經以獻張公夫鼎既能購求遺書書
成又爲作序似鼎實始終其事者然鼎自序云公乃分
委僚屬因得舊錄更加採摭詳其文義舊圖經乃張公
自得之非鼎所得鼎不過作序耳羅說誤

寶慶四明志主修一人

胡榘

作者二人

方萬里

羅濬

今書雖成於羅錄參之手而方校官經始之功不容沒也故竝著之

編類文字十一人

袁藻

劉叔溫

汪輝

王珂

繆暹

蔣淵明

伍子獻

樓槃

余枏

夏嘉

李采

羅序云方君取舊圖經與在泮之士重訂之又云尙書
俾濬專任斯責因得與士友胥講論胥校讐皆指編類
者也惟各本僅列七人杭大宗所見宋本亦祇七人而
敬止錄引獨多樓槃以下四人疑謝山所藏宋本闕葉
諸本竝由此傳抄故脫略竝同耳若高隱學所見者則
元時重刻本也重刻序亦謝山所未見

刊附四人

陳埜

顏頤仲

吳潛

劉黻

高隱學疑寶慶志中間多載淳祐守陳埜事又疑進士科目終於開慶而不得其說至謝山則據志中劉制帥黻置四明續志四十五板之文謂劉制使曾有增加而不知後守之刊附者不獨劉也以余考之得四人焉初增刻於淳祐初之陳埜陳公經制水利詳悉備載當時

以所記示鄭安晚安晚答書云事實係之郡譜使來者
有攷應參政亦云以其式登郡乘使來者有所稽是也
再增刻於淳祐中之顏頤仲凡修舉事蹟亦備卷中而
其文必稱顏公蓋出當時幕僚之手決非後人爲之紀
述者也三增刻於開慶初之吳潛丞相戊午歲鄉舉勸
駕詩云來歲圖經用再開而此志進士題名終於開慶
己未此非丞相增刻而何且志首有郡圃圖位置方向
悉與開慶志合而轉與寶慶志不符蓋丞相重作桃源
洞乃刻圖附之舊志尤丞相嘗增刻之明證也四增刻
於咸淳閒之劉黻卽本志學校中所謂四十五板制帥

集撰劉公黻置者是也故郡守題名終於劉公今竝攷其事跡附諸原書作者之後

開慶四明續志主修一人

吳潛

作者二人

梅應發

劉錫

大德昌國州圖志主修一人

馮福京

觀志中敘述疑此書卽出馮判官之手而其自序則云

授州之文學士又云乃趣學官拮据舊載及其蕪黜其
不實定爲傳信之書又按此書原本有州官請耆儒修
志及耆儒繳志各牒然則判官但主其事而爲之審定
者耳

作者一人

郭薦

四庫提要稱郭薦等同撰又稱有薦等繳申文牒是修
志非薦一人可知今文牒已佚無從考索矣

延祐四明志主修一人

馬澤

作者二人

袁楠

王厚孫

遂初同修延祐志明見至正志及滎陽外史集中文清所作志序但及采訪之吳教官而於遂初絕口不道其姓氏亦可異也

采訪一人

吳廷獻

至正四明續志主修一人

王元恭

作者一人

王厚孫

錢詹事跋王侯去思碑云王侯在慶元多善政其修四
明續志亦簡而有法而碑不及之何耶殊不知此志出
遂初老人之手而王侯但主其事耳王侯志序云乃命
耆耄之士日與討論復成續志一十二卷又志中茅針
碑條鄉飲酒禮條社稷條並稱王侯本路醫學條又稱
王公若爲自作無此書法也鄭干之作遂初傳明言王
侯屬成續志十二卷是遂初作志之顯據且志中昌國
寺院條云袁文清修志時厚孫分領諸寺云云惟其出

自一人之手故但稱名而不著姓寶慶志之稱濬延祐志之稱桷其前例也以志序無明文後人但知袁文清作延祐志而不知王遂初作至正志甚可惜矣特王侯志序僅云耆耄而不明指遂初向頗怪之近余疑此序蓋卽遂初所代作歸功主修毫不自炫是則前輩之謙德也

又按志中集古攷錄厚齋先生文最多其於袁文清傳稱帥初則曰剡源戴表元而稱厚齋則曰深甯王先生儒學書板條稱壽張清容則曰侍郎張慮翰林侍講袁桷而稱厚齋則曰深甯先生尙書王公應麟其他多稱

先生尙書或稱先正惟顯濟廟條稱尙書王應麟連舉姓名尙疑寫手誤脫公字反覆考究至正志爲遂初一人所作無疑

附錄一人

徐亮

三茅志隱逸傳云宣慰副使王獻元舉徐亮纂修郡志考獻元官副使在元統元年則其所修郡志爲至正志無疑余家所畜三茅志雖出

國初何氏而宋元兩朝事蹟全本之元人豐考功舊志聞見甚近其言頗可依據特孤文單證未便遽廁諸作

者之林而又不欲竟沒其名特爲附錄於後

附刻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作者一人

魏峴

張侍郎傳

張津字子問

見周必大老堂詩話

初以右朝散郎通判台州

隆興

元年見台州府志

孝宗乾道三年五月以右朝散大夫直祕閣

知明州兼管沿海制置司公事

乾道志

到官卽修治州

學

寶慶志二

時鄉飲酒禮久廢津率僚佐鄉三老及寄公以

正月二日釋菜庠序序齒會拜三爵而退

乾道志一

乃以鄞

及昌國兩縣沒官田二百六十畝山地二百五十畝歸

之學以爲經費見王伯庠序州故無貢院士寓試行衙僧

寮中甚或駢聚於譙樓之上津始卽妙音院廢址爲重

廊百四十楹凡聽事及考官執事之舍悉備寶慶志二東錢

湖久不治請於朝淘浚之以其土修築堰岸見宋史河渠志重

修東津浮橋乾道志二城內外橋梁如清瀾憧憧虹橋永濟

渡母寶慶志四慶豐寶慶志十二皆重修之或建亭其上唐鄧令

王侯作它山堰有功於民請諸朝賜廟額曰遺德賀祕

監祀州城月湖修其祠乾道志二又重建五龍堂寶慶志十一賀

祠之前有堂曰眾樂嘉祐守錢公輔之所建也亦重葺

之寶慶志三禁軍五指揮營壞修之增屋四百楹寶慶志七改舊

簽判廳敞公使庫而以故戎司爲判官聽事

寶慶志三

又於

城外勅置香泉庫便細民酷飲

寶慶志五

邦人士德其政祠

之學宮

乾道志一

始惠光院有妖僧納老烏土偶腹中而呪

之以禍福驚動愚民民或有患苦不禱其神則不安津

窮治得狀剖腹沈木偶杖其僧而逐之民以安息

寶慶志十

三 五年五月被命再任旋以是年去官

乾道志十二

入朝爲

吏部侍郎

乾道七年見二老堂詩話

復出知紹興府知婺州軍提點

兩浙刑獄

並孝宗時見浙江通志

其知紹興也嘗進羨餘四十萬

緡有詔代民輸和買身丁之半

淳熙五年四月見宋史孝宗紀

蓋廉而

勤民所至有惠政云

張公里貫未詳浙江通志職官門兩云字子問龍泉人考括蒼彙紀張津字子問龍泉人乾道特奏名第四廷對擢首授太甯簿居官不阿歸日延邑老成講學云云是龍泉之張子問在乾道閒方特奏進士僅官一簿而知明州之張子問已出守大郡入侍禁庭焉得併爲一人耶其謬顯然或疑同時同姓名而復同字或未必二人按陳振孫云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其一湖州人天聖八年進士先之與野本諸論語可以雷同則津之字問亦本論語又何疑也

胡尙書傳

胡榘字仲方廬陵人

見鳳凰山摩崖題名

忠簡銓之孫也

見宋史胡銓傳

孝宗淳熙閒監慶元府比較務嘗攝象山縣

十四年見寶慶志二

十八入朝為樞密司編修官已而兼檢詳諸房文字甯宗

嘉定六年官將作監兼樞密司副都承旨

竝見榘所作樞密司承旨

檢詳編修題名記

八年遷□府卿

見龍華寺題名石刻漫漶所脫當是太字

歷侍郎

擢工部尙書是時金人攻江淮諸州郡甚急羣臣以和

戰守三策議於朝榘附丞相史彌遠力主和議侍郎袁

燮與廷爭以笏擊其額燮由是辭歸

見張仲文白獺髓

而太學

生何處恬等伏闕上書請斬榘以謝天下

十二年五月見宋史甯宗

紀不報尋出知福州見厲鶚宋詩紀事按槩以工尙知福州其知慶元已改兵尙是知福

州在前也故紀理宗寶慶初改兵部尙書二年三月除事云嘉定中

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紹定

元年十二月轉通奉大夫二年正月除顯謨閣學士充

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按宋時知慶元府者兼沿海制置而視其品秩高下而區

別之官高者曰制置使尤高者曰制置大使秩卑則曰

制置副使尤卑者曰主管制置司公事槩以尙書知郡

稱制置使然署銜則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兼

官高於知府尙不得直稱制置也至被命專任始得稱

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故此條書七月除龍圖閣學

法互異恐讀者疑其重複為縷晰之

士正奉大夫致仕以上竝見後復召為尙書按志稱二

簡錄云六年罷則其復起復矣宋史六年十月彌遠卒

胡銓傳云槩官至尙書而其部未詳

十二月渠與薛極聶子述趙汝述皆罷

見邵經邦宏簡錄

四人

者諂附彌遠最親信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見王宗沐續資治通鑑

而薛極胡渠尤害民當時謠云草頭古天下苦

見葉紹翁四朝

間見錄及王應麟困學紀聞

然渠在慶元多惠政重修學宮祠先進

名宦及校官之有功譽序者歲以人日行鄉飲禮升歌

鹿鳴會者千五百人

寶慶志二

時鄞學新創規模粗具士率

喜充郡弟子員渠乃以縣庠為小學未成童而父兄貧

不能教者召之來使郡學職以所業課之扁其堂曰養

正撥田以益其租

寶慶志二

修葺貢院謄錄屋壞重建之

寶慶志二

重修郡城埤薄為厚增卑為高新望京靈橋東渡

三門而立明山鄞江二樓其上

寶慶志三

其他揀度修建者

甚眾

常平倉糯米倉甲仗庫軍資庫公使庫市舶務都酒務和劑藥局養濟院教場子城門鎮海樓郡署

郡圃涵虛館錄事司理諸聽事禁軍廂軍諸營竝見寶慶志第三卷及第七卷

紹定元年正月

東北廂大火乃經畫溝渠禁民架屋

寶慶志三

興建公宇坊

梁祠觀之燬燼者

重建諸坊及都稅務苗米倉司戶司法兩參軍聽事見寶慶志三重建董

孝橋亭及東北廂諸橋見寶慶志四重建剝員指揮營見寶慶志七重建天慶觀見寶慶志十一郡城

有食喉氣喉二硯洩日月湖淫潦於江歲久侵塞既被

火乃聞於省下令禁止

寶慶志三又四

東錢湖周廣八十里受

七十二溪之水以溉民田菱葑滋生瀦蓄浸少傍湖民

又種荷芡甚或占以為田渠請於朝得度牒百道米萬

五千石命水軍番上迭休大浚治之又以贏錢增置田

畝收所入為經費立烟波館天鏡亭於陶公山郡人史

學士彌堅記之修東津浮橋及新石橋並見寶慶志十二造昌

國渡船條其規寶慶志四禁北渡買撲寶慶志十四增西渡

夫役及曳舟之牛寶慶志四以便行旅又嘗修社稷壇墳齋

宮寶慶志二及隱德堂寶慶志三初朝廷歲輸幣金國以州郡夏

稅絹充之既罷輸有詔令下等戶以應納絹折納錢四

貫大家遽應詔折納而下戶納絹如故桀始清釐之從

指揮施行寶慶志六香泉庫有人戶抱認息錢寬減其數寶慶

志五府歲解經總制錢五萬緡請減之以寬州郡鹽場官

常以敷餘飽囊藁請依趙忠定福建例支官吏俸給

寶慶志 六 慈溪故大縣有令而無丞請裁贍軍務一員置

寶慶志 六 又請改岱山管界軍制

寶慶志 七 朝省或不盡聽從而築

所言頗有關於國本郡計與民生利害云始築攝令象

山賦紅木犀花詩越忠定王史浩再次韻和其篇

寶慶志 二 一 既而與浩子彌遠同立朝後復守其鄉以是益親昵

築有兄規亦附彌遠官至尙書

見宋史 規作普甯志三 卷 築成四明志二十一 卷築之為志也作浩傳

藝文志 幾六千言雖不免黨人之私然浩忠悃久抑於張浚亦

賴是得表襮焉子燿燿燿燿煌煌

見藁駝峯題名

仲方以忠簡之孫而附權姦誠爲墜其家風然在吾鄉惠政不可誣也謝山以草頭古之謠疾之已甚并惡其書殊非平情之論又謝山以仲方爲澹庵從孫亦誤仲方作樞密題名記自稱爲編修紹大父忠簡公之遺躅則左證固不獨正史已也

方校官羅錄參傳

方萬里以從政郎充慶元府學教授

見萬里請禁採鐵劄子

學新

修於甯宗嘉定閒而泮橋廚湍未備理宗寶慶元年萬里謁守倅新之寶慶志二魏王愷之判明州也築射圃於學宮之前以餘地建屋收僦居之租萬里謂歲久失疆界

則侵佔浸起乃埋石識其丈尺

二年見寶慶志二

四明山故隸

學養士豪民以鐵鑛發見徑陳坑冶司掘鑿鼓鑄萬里

執不可稱四明為郡望山且去行都近去會稽陵寢尤

近而郡中名公鉅卿大儒碩望方布滿中外泉司豈宜

規此小利以驚動地脈因援胡文恭禁取金登萊故事

備聞諸朝事得已

寶慶志十二

陳說利害累數百言讀之錚

錚然想見其為人三年罷任去

寶慶志序

羅濬廬陵人以從政郎官贛州錄事參軍

寶慶志序

袁劉汪王繆蔣伍樓余夏李傳

袁藻鄞縣人贈朝奉郎珂之孫

見袁燮先祖墓表

贈通議大夫

文之第三子

又先公墓表及夫人戴氏壙誌

太理宗紹定初為慶元府

學學正

寶慶志首

劉叔溫慈溪人自號慈川逸民

寶慶志十六

紹定初為慶元

府學學錄

寶慶志首

嘉定開天台劉焯主慈溪簿偕其兄倭

同來作聽雨亭叔溫記之

寶慶志十六

僧元實重建資國廣

福院亦叔溫記之

寶慶志十七

又嘗賦丈亭館詞

寶慶志十

六

汪輝鄞縣人廷衡曾孫

寶慶志十

紹定初為慶元府學直學

寶慶後申二年進士

寶慶志十

廷衡徽宗宣和六年進士廷

衡父鎮崇寧五年進士

並見乾道志十二

並特奏名

按寶慶志不載特奏

故無二人名又按宋志科目不注縣名今稱
鄞人者據嘉靖甯波府志進士表也後仿此

王垞

按杭世駿道古堂集作汪垞

繆暹蔣淵明三人竝以紹定初為

慶元府學學諭

寶慶志首

竝不詳其里貫

按羅云在洋之士則皆四明人無疑

特不詳其何縣耳

伍子獻亦不詳紹定初為慶元府學教諭

寶慶志首

樓槃鄞縣人進士壻於袁氏

見繫齋集

紹定初為慶元府學

教諭

寶慶志首

官至浙東倉司提幹

畫錦樓氏譜

槃名從木蓋宣獻孫行而攻媿集中無其名袁正獻

先公通議墓表云孫女適進士樓槃通議四子覺燮

藻樞正獻作其夫人邊氏壻志及亡弟樞墓志皆不

及槃則非絜齋與木叔壻也其婦翁或覺或藻不可
知矣又墓表稱進士而寶慶志題名無之或特奏名
耶

又按畫錦樓氏譜凡進士考恩蔭錄等俱無槃名惟
歷世官職錄云浙東倉司提幹諱槃而已又其世系

圖中亦但於名旁註提幹二字并不詳其配氏據世

系圖槃父沈字允之贈從事郎

沈只槃一子從事郎
蓋卽提幹所贈者

沈父鏗字景山號求定官至朝議大夫鏗父秘字叔

儀官至中順大夫秘卽宣獻父璩之弟秘父卽楚公

昇生琛字叔獻通判次璿字壽玉一字國器號仰嘯

烟嶼樓文集卷十二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四明志作者傳二

魏吉州傳

魏峴鄞縣人理宗嘉定開以朝奉郎提舉福建路市舶

見峴所撰紹定初為都大坑冶司按史稱坑冶司在饒

烏金場記峴蓋治饒州故淮西路蘄州為所屬耳又按寶慶志

兩云嘉定十四年泉使魏峴似峴在嘉定開已司坑冶

然烏金場記作於是年十二月尚以船司署銜蓋志作

於紹定初據其現官記舊事耳又按備覽目錄稱魏

都大而趙都承牒中稱魏都大知五年五月臣僚言積

府蓋為泉使時又兼知府事也

陰霖霽必有致咎之故比聞坑冶司抑蘄州進士馮杰

為鑪戶其妻以憂死女繼之弟大聲赴愬死於道杰知

不免毒其二子一妾舉火自經死民冤如此以是干陰

陽之和帝詔峴罷職見宋史理宗本紀按淳祐二年

此據寶慶志十二及起為直祕閣以中大夫知吉州軍

事兼管內勸農使見峴所撰蔣山龍潭廟記按此碑

形近致譌據寶慶峴世家光溪之濱見烏金唐鄧令王

元暉築堰其地以界江溪曰它山堰溪上苦沙淤峴常

募工淘浚備覽程趙給田條云近者連歲旱涸峴多自

年淘沙並見備覽願以為私家力弱不敵於官始攝守程覃

置淘沙田三十畝有奇嘉定七年峴請於守趙以夫乞增置

以夫復給田三十畝然田穀掌之丞廳遇旱申請緩不

及事峴請委就近措置

見備覽程趙給田條

乃以田租責付溪上

雲濤觀竝牒峴照應

嘉熙三年見趙都承米田牒

及制置陳瓘將建

迴沙開適峴述鄉民意走書白瓘瓘因屬峴主其事而

以幕官林元晉進士安劉佐之

淳祐二年見備覽建開條寶慶志十二及迴沙

開峴嘗謂君子學道愛人不拘其事苟致愛人之心無

非道也民以食為天田以水為本六府所以首水而終

穀序

備覽故其家居疏它山之澤夙備

見迴沙開記

請於朝得

祠牒使里中朱王二氏按渠堰隄闡之壞而修之

嘉定十四

年寶慶志四

又修烏金碶

嘉定十四年見備覽三場條

又謂

洪水灣積為江水所衝久之將泄溪流宜築隄岍備覽

灣備覽卒告於守黃壯猷成之淳祐三年見備覽又請加封

王侯備覽請加封而設齋醮以答神貺淳祐元年見於

是條具造堰始末與其利害以及夫所當與修隄防者

著於篇以告後人曰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凡二卷淳祐

五年旱峴率里人禱蔣山龍潭得雨倡眾新其廟明年

春廟成峴為之記蓋此時尙未之吉州任云見蔣山龍潭廟記

吾鄉前輩說魏吉州里居官位雖博雅如全謝山亦

無不錯者吉州自序備覽云家距堰不數里其作鳥

金碣記云峴世居光溪之濱林制幕迴沙開記云侯

家溪上寶慶志云泉使魏峴以鄉郡爲念顯證如此而謂其寓居溪上何也舊志云官至廬陵守廬陵卽吉州故林記稱新吉州魏侯寶慶志稱新廬陵魏守蔣山廟記自署新知吉州軍事顯證如此而謂其自吉州來寓溪上又何也蓋寶慶志第十二卷有溪上寓公新廬陵魏守之語而林記中所云新吉州魏侯者一本誤脫新字

語見六志
劄記中

前輩必本此二者爲詞

不知宋時稱寓不必寄公或從其自題郡望或主其

應舉籍貫故寶慶志公字門稱陳清敏卓爲寓貴開

慶志高橋記稱余尙書晦爲寓橐

按前人呼尙書爲橐

此皆生

長四明里籍又顯著之史傳者今以偶然之稱謂與傳寫之誤本而反沒其人自稱里貫之鐵據可乎又寶慶志嘗稱峴為泉使後人相率沿稱之亦究不知其何官也余攷理宗紀始知其嘗為都大坑冶司宋制都大坑冶司掌鑄泉貨由是而備覽序中之所云

問鑄蔣山廟記中之所云鍾官

按二字見史記平準書及漢書百官公卿

表注云主鑄錢官也

寶慶志中之所云魏泉使備覽書中之所

云魏都大一皆豁然貫通無復疑義不然開卷茫然

恐不知生軍是何物矣

謝山作甬上族望表云泉使魏氏吉州人也自泉使峴來

鄞此數語無一字不錯泉使雖不錯然峴官坑冶遠在知吉州之前何得稱其舊任蓋亦未知泉使是何

官耳然吾不解謝
山何以錯誤至此

宋史眞文忠傳稱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旱蝗廣德
太平爲甚德秀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
廩使教授林庠振給先是胡槻薛極每誚德秀迂儒
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
好名振贍太過乃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
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而擢德秀知泉州云云
夫始旣目擊情形便宜發粟繼乃爲人指使彈劾同
事反覆如此其人殆不足道後余綜核時事始知別
一魏峴而非吾鄉之魏吉州也文忠本傳爲江東轉

運副使在嘉定閒宋史甯宗紀於嘉定八年書是歲
兩浙江東西路旱蝗又書秋七月丙子發米三十萬
石振糴江東饑民紀與傳合三十萬石卽文忠與魏
峴所發之廩無疑而備覽淘沙條云嘉定乙亥旱勢
如焚田苗將槁峴隨宜爲浚沙障水之策乙亥者八
年也正與本紀書兩浙旱蝗之語合然則是年五六
月閒吉州方以鄉邦憂旱淘沙浚河而其秋七月乃
卽在江東路廣德軍發粟振貸此事理所必無者且
發粟雖在七月而其目擊旱蝗與文忠講論荒政亦
必在五六月閒又況所見所聞吉州從無知廣德及

與祠之說其爲姓名偶同而別自一人斷斷無疑至
理宗紀所書都大坑冶之魏峴可決爲吾鄉之魏吉
州者以旁證甚多又且坑冶罷職在紹定五年備覽
序作於淳祐二年序云問鑄來歸閒居十餘年其年
數又適脗合則此事固難曲爲吉州諱矣特吾甚有
疑焉吉州事蹟雖不少概見讀備覽一書懃懃懇懇
憂民甚至當不至以人命爲兒戲且進士非平民何
至以爐戶受逼卽爲爐戶何至憂死其妻女其人尙
在何以第爲代愬理曲在彼何以不自申論坑冶司
非赫然在朝之權姦進士非懦弱無知之編氓而乃

自殺其子又殺其妾既死其身又火其家一若死亡
頃刻萬難自全必不得已而出此者按之事理劾語
殊恍惚叵信況此事果實黜免已幸何以復起知州
郡乎蓋理宗久之亦悟其冤矣抑吾又聞吳丞相之
兄莊敏者當時所謂正人君子者也方莊敏官都大
坑冶時臣僚劾其恃才貪虐籍人家貲以數百萬計
見宋史又有大蜈蚣小蜈蚣之謠
見李有古杭雜記然則當
理宗紀日之彈章固多出於門戶嫌怨不盡公言而坑冶之
司掌握泉貨又爲他人所垂涎豔羨者欲奪其位尤
不能無羅織之詞此則讀史者所當平情細察固非

阿私鄉賢而故爲之昭雪也故傳中據事直書復爲
詳論於後

陳清毅傳

陳埜字子爽自號可齋

見應繇保豐碑記

長樂人

見林元晉迴沙關記福建

志云侯官人

贈給事中襄之曾孫

見福建通志

歷京湖制機知德

安直寶謨閣提點江西刑獄改直敷文閣提舉千秋鴻

禧觀轉司農丞主管崇道觀知安慶召赴闕直顯謨閣

提點湖南刑獄再召爲右司郎官加直寶文閣知隆興

兼江西安撫使改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事復召爲

右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浙西提點刑獄遷司農少卿

竝宋

史本 傳 理宗淳祐元年十二月以中大夫祕閣修撰知慶

元兼沿海制置副使寶慶志一及宋史本傳 慶元巨大江其民田

資灌溉者東有東錢湖西有小江湖東錢菱葑爲害塏

令民間採以鬻諸官官量舟之大小資給之至者日千

餘寶慶志 小江湖苦沙梗溪流失道奔注於江塏先使

人浚洶然急雨暴漲沙復隨而下歲或至三四浚每浚

役工常數萬塏親往相視謂旣積而浚之不若未至而

遏之乃剗迴沙閘於上流水通行如常沙遇閘則止去

之甚便見迴沙閘記及寶慶志十二備覽上 城中三喉久堙修治之見迴沙閘

記 重修子城除民居之跨濠塞水道者寶慶志三 於北城外

荆保豐碑東城外重修浦口疏水二閘改造浦東澄波

二橋又修大石橋碑竝寶慶志十二按林記云復塌二

大石橋每暑雨連日夜水溢出山谷壇單騎察水道親督

疏治念不可徧歷於是荆平水尺斟酌分寸以為諸碑

開啟閉之準見保豐碑記及壇為慶元纔年餘而躬出

入阡陌問民疾苦見保豐碑記蒐討河渠計慮久長見鄭清之贈詩

開利於先疏患於後皇皇汲汲如救頭然見鄭清之答書故其

言曰旱澇豐歉在天者固不可必若人事所當修豈容

不盡其力寶慶志十二其詩曰百豐未為多一歉誠所怕豪

髮可及民豈不念夙夜鑑覽是時浙東西俱歉於澇壇

所治獨有秋

見迴沙
開記

而定海縣以瑞粟獻一莖雙穗有

三四穗者

寶慶志
十九

又嘗新東津浮橋

寶慶志
十二

重修鄧山

堂建亭月湖曰十洲之一公暇則與客泛舟登其上賦

詩嘖茗以為歡樂

並寶慶
志三

又出錢六十萬米二十斛命

慈溪令曹邵建祠於學祀楊文元公而使為慈湖之學

者肄業其中

寶慶志九
又十六

三年正月以大理卿召旋進右

文殿修撰知平江兼淮浙發運使節制許浦水軍

寶慶
志一

及宋史
本傳

先是塏嘗蠲近租六十萬

見迴沙
開記

又積錢百萬

册平糴倉

寶慶志
三又六

及將行念糴價雖平而以其穀米濟

貧民則必虧糴本復捐錢二十萬助振貸焉

寶慶
志六

既鎮

吳門戶部侍郎趙必愿舉堦最詔特轉一官遷太府卿
司農卿權工部侍郎兼同詳定敕令官兼中書門下省
檢正諸房公事以言罷未幾進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
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使加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尋
提領江淮茶鹽兼知太平州進顯謨閣待制知廣州權
兵部尙書進寶章閣直學士知婺州遷權戶部尙書尋
爲眞兼攝吏部尙書以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
撫使召赴闕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加龍圖閣學士
宋史景定三年正月詔曰陳堦等者年奉祠宜示崇獎
本傳堦端明殿學士仍予祠祿見宋史復書清節高風四字

理宗紀

褻之

見貝瓊清江集

度宗咸淳四年卒諡清毅塏屢歷節軍

民愛戴幕客盛多而樂於薦士所著有可齋劄稿二十

卷

宋史本傳

及讀通鑑隨筆始塏奉祠寓居嘉興之崇德縣

元至元閒表其里曰清節

見至元嘉禾志

按嘉禾志稱塏官至資政殿大學士與

史不合刪之

清毅貫長樂本之同時人記述無可疑者奉祠寓嘉

興見元人地志中為時甚近亦不當有誤乃宋史直

以為嘉興人而貝清江作陳西郭傳云其先括蒼人

五世祖退庵主秀之崇德簿遂卜縣西之南津居焉

至子清毅公開府益大其門云云是崇德之居始於

清毅之父傳聞異詞尙可兩存其說至謂其先括蒼人則顯與其同時人所稱長樂及古靈曾孫諸語大相背謬清江爲人作傳必當見其世本而舛異如此可怪也

清毅爲襄之曾孫僅見福建志中宋史及宋史新編宏簡錄諸書襄增竝有專傳竝不言有瓜葛然林制幕記云公家古靈先生受業胡安定之門體用之學公得其傳是閩志固可信也史稱古靈侯官人清毅貫長樂長樂侯官同隸福州或後世遷居旁縣然福州本大都督府長樂郡疑清毅世居侯官之古靈村

林記云長樂者題郡名耳故福建志云侯官人史既失其世系又不著其本籍使祖孫爲秦越亦太疏矣明嘉靖閒柯奇純以莆田人改修宋史而鄉邦先賢亦復仍謬襲舛余特爲考正之

浙江通志職官門於發運使及提點刑獄及知婺州軍竝據宋史本傳書陳垵字子爽嘉興人而於沿海制置及知慶元府則本嘉靖甯波志作陳愷長樂人按制置慶元亦在史傳作浙志者攤書據文但錄其三而不見其二已可駭怪乃旣於甯波名宦采嘉靖誤志立長樂陳愷傳復於嘉興寓賢采福建志別出

陳垿傳云字子爽侯官人謚清毅而不知福建志中之侯官陳垿卽宋史中之嘉興陳垿又卽甯波志中之長樂陳愷也各同謚同爽爽形近致譌無疑而忽名垿忽名愷忽字子爽忽字子爽忽無字忽嘉興人忽長樂人忽侯官人歧而爲兩分而爲三地志之妄又如此

顏尙書傳

顏頤仲字景正

見宋詩紀事

漳州龍溪人

見宋史顏師魯傳

龍圖閣

直學士謚定肅師魯之孫也以祖廕補官

見宋詩紀事

嘗倅

臨安北廳理宗端平二年五月以直祕閣兩浙路轉運

判官兼知臨安六月除左曹郎中十二月除將作監竝

兼知如故三年六月三殿成轉朝請郎八月除太府少

卿仍兼知臨安磨勘轉朝奉大夫九月免兼竝見咸淳臨安志

淳祐五年六月以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慶元府兼

沿海制置副使八月磨勘轉朝議大夫十二月加食邑

三百戶按舊時食封未詳六年四月以職事修舉除集英殿修

撰七年四月復以職事修舉除寶章閣待制竝因任旋

陞制置使是年八月許繫金帶八年五月版曹比較增

羨轉中奉大夫十月除兵部侍郎寶慶志一寶祐元年九月

以太中大夫守尙書刑部侍郎權兵部刑部尙書兼知

臨安二年四月除戶部尙書仍兼知十一月擢吏部尙

書

見咸淳臨安志及宋詩紀事

寶章閣學士提舉玉隆宮卒

見宋詩紀事

慶元濱海勢家私海濱砂岸投稅於官而收納亡命爲牙爪果竄薪炭醫卜工匠竝征之所爲不法人莫敢誰

何

寶慶志二

府城外桃花渡定海縣江南渡皆民族要津勢

家又買撲之納稅解常平司置場設肆薄人於險征取

百出

寶慶志六

頤仲到官首聞其害曰此乃暗有司以微利

而魚肉吾民者也急申朝省請禁止凡稅入之充府學

養士昌國官俸與解常平者截撥府庫版帳錢代輸其

入本府與制置司則盡蠲除之

寶慶志二又六

由桃花渡而東

至定海西市舊有河六十里久湮塞無以溉田疇頤仲

出錢五十餘萬浚之置硤三橋六三十日而成又出錢

二萬貫設官勸修河局為歲浚計民頌其德刻石曰顏

公渠

寶慶志四

嘗修社稷壇與齋宮

寶慶志二

即壇旁建橋

寶慶志四

又嘗建張帝廟

寶慶志十一

修江東塘路

寶慶志四

府中廳事堂

序皆修建一新

府儀門治事廳橫舟進思堂
平易堂九經堂梅莊占春亭

理宗為書

進思堂扁賜之

並寶慶志三

始前守趙綸以官地易延慶寺

菜園建制置平糶南倉用備荒歉綸去緇徒謀規復控

諸外臺外臺下其事於郡頤仲力主成議得不廢綸又

勸椿積倉糶米二萬石頤仲亦儲米萬有奇為新椿積

倉

竝寶慶志六

又增益激賞庫本錢

寶慶志三

刊定醅酒庫規式

寶慶志三又五

是時吏俸兵賦以舊會子折價支給數不登頤

仲謂制祿任官祿優而後可責其守節制賦養兵賦足

而後可勉其急功因竝以新會支之

寶慶志六

又建言沿海

列寨當犄角勦寇修其戰艦與其寨屋而禁兵船之虛

批巡歷者朝省從之

寶慶志七

尤畱意學校嘉熙閒有詔升

周張程朱從祀先聖淳祐五年頤仲乃竝祠張宣公呂

成公陸文安公於明倫堂之左而以郡人有得三先生

之傳者曰廣平舒公沈端憲公楊文元公袁正獻公列

祀堂右是為四先生祠

寶慶志二又九

其明年正月行鄉飲酒

禮於庠蒐舉舊典增造禮器會者三千餘人頤仲首賦

詩記其事士大夫和之又刊布書籍以惠學者凡文公

小學陳忠肅公言行錄北溪先生字義按字義二卷宋陳淳安卿撰其

人為顏禮詩按志稱鄉飲禮成制帥賦詩士大諭俗編

公鄉人按未詳疑當各若干卷並寶慶頤仲勤恤民隱除害興

時顏公條教志二利甫抵任即蠲逋賦四十九萬酒額過高夏秋稅折納

太重竝為裁減自言苟可利民未嘗靳吝寶慶志二又六在任

四年以優擢去郡民悲泣如失父母焉見雍正甯波府志按嘉靖志

無顏公傳此蓋本之成化志者

宋史無顏公傳此據寶慶志中附刻者牽連書之然

公以淳祐五年六月之任八年十月始去而志中但
列六年以前事蹟蓋二年之中政蹟旣多其幕僚先
爲記述附刻之耳竊意後此兩年必更有善政足載
文獻無徵不能縷詳亦傳循吏者之憾事也

吳丞相傳

吳潛字毅夫

見吟稿

自號履齋

見胡用存講義跋

宣州甯國人祕

閣修撰謚正肅柔勝之季子也甯宗嘉定十年進士第
一授承事郎鎮東軍節度判官改廣德軍父憂服除授
祕書正字遷校書郎通判嘉興權發遣府事轉朝散郎
尙書金部員外郎理宗紹定四年遷尙右郎官都城大

火上疏論致災之由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六事授直

寶章閣浙東提舉常平不赴五年二字本宏簡錄本傳改吏部員

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宋史本傳其年七月遷太府少

卿總領淮西財賦宋史理宗紀及本傳是時金人新滅與元為鄰

宏簡錄本傳朝臣銳意復河南潛告執政勿輕用兵泊入洛

師潰亡矢不貲皆如潛所料宋史本傳六年十二月進太府

卿仍總領淮西財賦宋史理宗紀權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

知建康兼行宮畱守宋史及宏簡錄本傳疏陳保蜀護襄防江備

海諸事宜端平元年應詔陳九事忤時相宋史本傳臣僚遂

劾其兄淵貪虐竝劾潛違道干譽任用非類詔落祕閣

修撰宋史理宗紀按吳公奉千秋鴻禧祠復起龍閣

修撰權江西運副兼知隆興主管江西安撫司擢太常

少卿奏寬恤人戶十五事宋史本傳二年十二月進集英殿

修撰樞密都承旨督府參謀官兼知太平宋史理宗紀及本傳三

年三月赴闕宋史理宗紀權工部侍郎知江州辭不赴改權

兵部侍郎兼檢正言大業將領士習已壞宜靜專剛明

以察羣情而消眾慝又請分路取士收淮襄人物宋史本傳

嘉熙元年六月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兼沿海制置使宋史

理宗紀及本傳改知平江條具財計凋敝本末以寬郡民與轉

運使王埜爭論利害宋史本傳二年正月埜察訪江南還劾

潛知平江厲民不法

宋史理宗紀

詔授潛寶謨閣待制提舉

太平興國宮改玉隆萬壽宮

宋史本傳 按理宗惑於王桎之讒故有是命本傳

不言劾奏宏簡錄井不言宮觀皆非也

六月授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兼知

鎮江

宋史理宗紀及本傳

言邊儲防禦十五事

宋史本傳

十月又言趙

時暝團結流民十餘萬其二萬可籍為兵沙上蘆場可

得田二十餘萬以贍流民從之三年三月改敷文閣直

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

竝宋史理宗紀本紀中本傳及新編宏簡錄

按此但見

等書皆無之然至是已兩命知慶元而皆未行嘉靖志名宦傳云初以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後復以觀文殿大

學士判慶元府似吳公曾經兩任者誤矣又嘉靖志亦但知元年六月之命而不知尚有三年三月之命也

旋改寶謨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

宋史本傳 五月

權兵部尙書浙西制置使宋史理宗紀及本傳仍知鎮江宋史理宗紀及

宏簡錄申論防拓江海團結措置等事宋史本傳四年五月

本傳擢工部尙書兼吏部尙書知臨安咸淳臨安志及宋史本傳

工部改吏部今依咸淳志又宏簡錄云歷戶工吏三是

部尙書兼知臨安史及志竝不言戶部未知何據

月兼侍讀咸淳臨安志及宋史理宗紀論艱屯蹇困之時當反身修

德又乞遴選近族以係人心而俟太子之生帝嘉納兼

侍讀經筵宋史本傳及宋史新編本傳八月免知臨安餘依舊見咸淳

安志十二月命為福建安撫使宋史理宗紀按蓋命淳

祐二年四字見宏簡錄本傳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士

浙東安撫使知紹興辭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致仕改

華文閣學士知建甯

宋史本傳

四年六月提舉隆興府玉隆

萬壽宮任便居住

宋史理宗紀

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戶部

尚書兼侍讀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宋史本傳

七年四月

改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

宋史理宗

紀及宰輔表及本傳

按本傳多不書年月今據本紀

補之然傳詳紀略紀所未書者如知建甯未必不與提

舉王隆同在四年知制誥未必不與簽書樞密同在七

年聞見不多未能詳覈姑撫所見書之又按本紀書

七年四月丁亥吳潛同簽書樞密院事本傳稱改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同一事也而宏

簡錄云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金陵郡侯五

月兼權參知政事

宋史理宗紀

七月以亢旱乞罷改資

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旋依舊端明殿學士知

福州福建安撫使

按宏簡錄此下有召奉內詞四字據本傳提舉洞霄明在乞罷之後知福

州之前錄誤也

九年八月以資政殿學士徙知紹興兼浙東安

撫使十二月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授太中大夫

宋史理宗紀及宰輔表本傳

入對言今日之病豈惟倉扁雖庸醫亦

望而驚矣願任元老為醫師采眾益為醫工使臣輩得

效牛溲馬勃之助

宋史本傳

十年五月除資政殿學士帥沿

江宋史宰

十一月乞解機政不允

宋史理宗紀

十一年三月

入為參知政事

宋史理宗紀及宰輔表本傳

閏十月五疏乞罷不允

宋史理宗紀

十一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授宣奉大夫金陵

郡開國公加封邑

宋史宰輔表

十二年十一月以水災乞解

機政

宋史理宗紀及本傳

十二月改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

宋史理宗紀及本傳

新編並云此時即提舉洞霄宮

寶祐二年

十一月提舉洞霄宮

宋史宰輔表

四年四月以觀文殿大學

士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

寶慶志一及宋史理宗紀本傳條具軍民

久遠之計奏行之積錢百四十七萬代民輸帛前後所

蠲至五百四十九萬有奇

宋史本傳

五年正月授光祿大夫

寶祐五年制及寶慶志

四月假歸甯國五月還任

寶慶志

六年

九月授銀青光祿大夫令再任

寶祐六年制及寶慶志

潛為慶元

其興修由學校城郭以至公宇坊巷其水利由塘堰礮

隄以至橋梁道路其規畫由坊場庫務以至賃地斗斛

內而治兵外而防海近而寬恤之政至於瑩獨囚伍遠而至於日本高麗三年之中興利除害大綱小紀纖悉周至嘗自爲詩曰數莖半黑半白髮一片憂晴憂雨心而其曉兒輩詩至有畢竟食焉而怠事天刑人禍恐難逃之句民德之深塘成曰吳公塘衢成曰相公衢得雨曰相公雨尸祝有祠紀德有碑於是梅應發劉錫條其政績爲四明續志卽所稱開慶四明志者是也竝見開慶志

開慶元年八月再疏乞歸有詔依舊觀文殿大學士判

甯國特進崇國公

寶慶志一及宋史理宗紀宰輔表本傳

九月起爲醴泉

觀使兼侍讀奉朝請

宋史理宗紀及宰輔表本傳

入對論畏天命結

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宋史本傳是時元人渡江攻鄂州甚急

朝廷大震丁大全匿不以聞潛涕泣入奏宏簡錄理宗本紀十

月拜左丞相宋史理宗紀及宰輔表本傳按俞文豹

起復舊相吳履齋宅左揆直院洪魯齋芹草麻制云予

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畫錦為樂云云則似判鄉郡後

即以左相召者與史兼樞密使進封相國公宋史理宗紀及宰輔

表改慶國公宋史理宗紀及奏乞令朝臣各陳所見以

決處置宋史本傳會將謀遷蹕潛力沮之見宋季三十二月

改封許國公宋史理宗紀及景定元年二月元兵破廣

西湖南諸郡宋史理宗紀及本傳先是元人渡江賈似道方督師

屯漢陽御史饒應子請移之黃州黃州兵衝也似道以

爲潛欲殺已銜之乃令御史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

衡永桂皆破宏簡錄本傳潛奏近年姦臣儉士虛議誤國逢

迎媵阿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所不敢辭所

深痛者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漢廣右之兵已蹈

賓柳而謂臣壞天下事亦可哀已又論劾丁大全章鑑

高鑄蕭泰來沈炎等毋使致危亂之小人翕聚以貽善

類之禍宋史本傳潛雖素有才望不喜任術帝不甚親信見黃

震古今及將立度宗爲太子潛密奏臣無彌遠之材忠

王無陛下之福帝怒宋史本傳四月沈炎乘上怒三字見宋

復攻潛稱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對策

乞爲濟邸立後潛樂聞其論奸謀叵測乞速詔賈似道

正位鼎軸乃罷潛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宋史

理宗紀及命下中書舍人洪芹獨繳還詞頭宋史曰方

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陳力爲多一旦視如

弁髦得無詩所云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宋史洪不報

宋史七月侍御史何夢然復劾潛及丁大全欺君無君

之罪詔奪潛觀文殿大學士罷祠削二秩謫建昌軍

然又與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似道風旨羅織所

惡帝爲下詔凡黨潛及大全者臺諫嚴覺察舉劾以聞

十月改竄潛湖州二年四月徙循州七月責授化州團

練使循州安置

宋史理宗紀略故探本紀補之如此乃核之劉應龍

傳則有不可合者應龍傳云理宗將立皇子潛有異論

帝已不樂及元兵渡江帝問潛策潛對當遷幸而臣死

守於此帝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對兵退帝語人

曰吳潛幾誤朕遂罷潛相而怒之不已復授意應龍使

勅之應龍力諫不可云云按元兵渡江在立皇子前一

年傳所敘述先後已自不合而應龍者始既不肯逢君

之惡力為保全繼乃附和時相劾其黨人乎本紀列傳

何矛盾如此至吳公之貶主其謀者似道成其事者沈

炎理宗所以從之者則以立皇子之故此在諸書靡不

云然而應龍傳乃獨云勸帝遷幸以致罷相何也且吳

公力阻遷蹕明見三朝政要同此一事江湖士劉宗申

顯然正反又何也莫明其故附識於此

者以口舌要當路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似道既怨

潛思殺之除宗申知循州既至拮據甚備置毒潛所居

井中從行吏僕皆患足軟死

見蔣正子

潛鑿井臥榻下

毒無從入復開宴促赴辭之再不數日移庖就潛遂得

疾

見黃宗羲宋儒學案

三年六月壬辰卒於循州

宋史理宗紀

撰遺表

作詩頌端坐而逝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

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循人聞之咨嗟悲慟

宋史

本傳季苾祭以文曰潞公不能不疏溫公不能不毀趙忠

簡不能不遷寇萊公不能不死後世而無先生者乎孰

能忘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其為人敬慕如

此

見山房隨筆

遺奏聞詔許歸葬度宗咸淳三年十一月追

復光祿大夫

宋史度宗紀

少帝德祐元年三月復原官

宋史瀛國

公紀及本傳

仍還執政恩數明年以太府卿柳岳請贈諡特

贈少師

宋史本傳

丞相知隆興時吾鄉袁正肅草制勸以韜晦

語見六志校勘

記雜錄及入相而其兄莊敏方守建康奉化應文煒

作書諷之莊敏即謝事丞相奇其人招入幕不往見

檄師友淵源錄至開慶再相四明士子上詩有不如壘嶂雙

溪下行對青山坐看花之句

見山房隨筆

然則丞相在吾

鄉固多惠政而吾鄉人之愛丞相者亦已至矣瑣屑

不足登傳聊記於後

萬編修經雍正甯波府志蔣孝廉學鏞水利考竝稱

丞相之諡為正肅按柳岳雖有賜諡之請而當時但

贈少師竝未易名也或此謚爲海上追贈二公別有所本然正肅乃丞相父謚豈有父子同謚者疑皆誤記耳

烟嶼樓文集卷十二

男隆壽平甫校字